



合作与抵抗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之韩国社会与文学

협력과 저항 : 일제말 사회와 문학

[韩] 金在湧◎著
吴延华 禹尚烈◎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由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提供资助
AKS-2009-MB-2001



合作与抵抗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之韩国社会与文学

협력과 저항 : 일제말 사회와 문학

〔韩〕金在湧◎著
吴延华 禹尚烈◎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作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之韩国社会与文学 / (韩) 金在湧著；吴廷华，禹尚烈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

ISBN 978 - 7 - 5097 - 5714 - 7

I. ①合… II. ①金… ②吴… ③禹… III. ①文学研究 - 朝鲜 - 1910 ~ 1945 IV. ①I312.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5403 号

合作与抵抗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之韩国社会与文学

著 者 / [韩] 金在湧
译 者 / 吴廷华 禹尚烈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 / 冯立君 刘俊艳
(010) 59367004 责任校对 / 谭晓明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 / 岳 阳

项目统筹 / 冯立君 高明秀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8.875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130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714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4 - 105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是从“合作”与“抵抗”视角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文学的。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是指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这段时间。1938年10月日本占领武汉三镇后，中日战争呈现出另一番面貌。围绕着日本支配东亚和朝鲜独立问题，文学界分化为合作与抵抗两个派别。本书研究的便是该时期文学界的合作与抵抗问题。

与传统的观点不同，我认为亲日合作并非迫于外界压力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而是完全自发的行为，且这种自发性存在其严密的内在逻辑。亲日合作的形成有两次契机。一是1938年武汉三镇沦陷，象征着日本掌握东亚霸权；二是1940年巴黎沦陷，意味着近代西方的没落。有一种人将日本摧垮中国视为近代胜利，认为独立已是不可能之事。因此现

合作与抵抗

在应完全成为日本人，克服过去由于是朝鲜人而受到的差别对待。他们认为那才是拯救 2000 万民众的道路。为了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他们进行了创氏改名等一系列努力。另一种人则认为超越近代、构建新体制的世界历史性机会已经到来。他们在超越近代的兴奋中开辟东方，批判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深深陷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中。与前一种人相比，后一种人更强烈地认为自身是历史的进步，是对过去积弊的超越。本书研究“合作”时主要围绕的是后一种人中的文学人士，为的是更明确地阐述当时亲日合作文学人士的自发性内在逻辑。所谓“亲日是无可奈何之举”的亲日拥护论乃是无稽之谈。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所有人都选择亲日是长期以来有关亲日文学的另一传统观念。一直以来，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的研究只局限在亲日合作中，所以这种观点被广为认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的朝鲜文学界，会发现抵抗的文学人士要远远多于亲日合作一方。这是文学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有的沉

默，有的进行迂回写作，还有选择极端的道路——逃亡来抵抗。对抵抗文学不细致的研究，导致了上述错误观点的扩散。“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所有人都亲日”的主张同“无可奈何亲日”的观点一样，毫无根据。如今，对亲日合作的研究必须同抵抗文学一道深入进行。随着对抵抗问题研究的加深，合作问题也能得以全面研究，呈现整体面貌。

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的文学研究填补了长期以来韩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空白，还使得亲日合作问题由微不足道升华为韩国近代文学思想史潮流中的一盏明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文学是对之前近代文学的清算，又是分裂后兴起的文学起点的标志，并非“黑暗期”。

日本的殖民地并非只有朝鲜半岛。包括更早殖民地化的中国台湾、中国东北等地区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同样有着合作与抵抗。殖民主义不仅存在于日本，它的范围还包括英、法、美等列强，且至今仍存在。因此对于日本殖民主义下的合作与抵抗的研究不仅对韩国近代文学，而且对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极具启示性。

合作与抵抗

感谢朴成模（音译）社长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的资料扩充提供的巨大帮助并使本书得以出版。也感谢编辑部对本书一些模糊部分的更正。

金在湧

2004 年 6 月

目 录

序章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文学的两极分化	/ 1
----	-------------------	-----

第一部分 合作

第一章	对亲日文学的内在批判	/ 30
第二章	亲日文学的性质	/ 40
第三章	亲日文学与近代性	/ 74
第四章	蔡万植——“克己奉公”的时代超越	/ 94
第五章	徐廷柱——进化的东方学	/ 118
第六章	崔贞熙——母性与国家主义的结合	/ 151
第七章	宋影——歪曲的国际主义	/ 172

第二部分 抵抗

第八章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文人的

三种抵抗方式 / 190

第九章 金起林——同时性的非同时性

与沉默的抵抗 / 212

第十章 韩雪野——《大陆》与迂回写作 / 232

第十一章 金史良——逃亡或迂回

写作的突破口 / 251

序章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文学的 两极分化

——金史良的《天马》及李石薰的《静谧的风暴》

一 中日战争爆发后文学界的两极分化

中日战争是发生在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该战争与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朝鲜人无关。事实上正相反，中日战争对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居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且延续至今。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关注战争的发展趋势。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日本战败，朝鲜的独立会相对容易；另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日本胜利，那么朝鲜的独立将成为泡影。1938年10月，随着被称为“东方马德里”的武汉三镇被日军占领，事态变得更加分明，朝鲜文学界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

一些人立足于事实接受论并妥协于殖民主义的合作派。他们认为，不管现实的发展是好还是坏，

合作与抵抗

（战败）都已是严峻的事实。因此，知识分子与文学人应谦虚地接受它，并从中自谋生路。换言之，就是要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霸权，通过朝鲜民族的瓦解逐渐成为大日本帝国主义的臣民，摆脱之前饱受的不公与不平等。这些人认为，与殖民主义合作能保障更好的生活。因此，人们就走上了亲日合作之路。另一些人则认为，日本掌握东北亚的霸权，不是说服的过程，而是暴力的过程，并且不是中国人自发的选择，是强迫，无法接受。因此他们不是要承认日本霸权，而是要与之抗衡，最小限度的非合作的抵抗。此前持续的无产阶级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与纯粹文学等对文学的区分方式都已不是主旋律，合作与抵抗成为文学划分的标准。

本章将对比代表当时的合作与非合作两个立场的小说《天马》和《静谧的风暴》。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艺术家小说。对于当时站在岔路口上的两位作者而言，作品都是以自身和周边文学界为素材，带有自传色彩，可以说是作者内心真实的写照，也是审视作者内心的重要依据。

二 金史良的《天马》与不合作之路

（一）日本作家的朝鲜访问热潮

金史良的《天马》以批判中日战争后迅速走上亲日合作道路的文人作为主要内容，是以当时的事件和人物为原型的写实小说。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作品，首先需要从作品原型中的时间和人物说起。作品讲述了亲日文人玄龙听说日本作家经朝鲜京城去中国东北的消息后，以此为噱头，四处宣传自己与日本作家的关系非同一般，试图以此提高自己的文坛地位，最后却适得其反被日本作者抛弃的故事。小说中的田中，原型应该是田村泰次郎^①。作者回顾了田村泰次郎作为1939年1月成立的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一员，访问中国东北时曾路过朝鲜京城一事，所以做了这样的处理。玄龙夸大了自己与田村泰次郎的关系，试图提高自己在朝鲜文坛上的威信，不惜一切代价。

① 推测作品中日本作家田中的原型是田村泰次郎，依据的是川村濤教授的观点。川村濤：《满洲崩坏》，文艺春秋，1997，第145页。

合作与抵抗

但是，这并非日本作家第一次在访问中国大陆途中经过朝鲜京城，并与朝鲜作家对话。

正如作品所描述的，1938年11月林房雄访问京城，成为日后日本作家们行动的标杆。与村山知义、秋田雨雀和张赫洙一起访问京城的林房雄在去往中国东北时路过朝鲜京城，《京城日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郑芝溶、俞振午、林和、李泰俊、金文辑等人以及居住在朝鲜的京城帝国大学中文专业教授辛岛骁也参加了座谈会。《京城日报》于11月29日至12月8日对此次座谈会进行了连续报道；文学杂志《文学界》也在1939年12号刊登了此次座谈会的内容。日本作家访问朝鲜京城并与朝鲜作家进行对话，与当时的时局有关。武汉三镇沦陷后，《京城日报》试图提供日本、朝鲜两国文学家之间的沟通平台，以此作为“内鲜一体”的契机。武汉三镇沦陷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已渐渐融入了时代的旋律中。

作品中，田中常常提到的尾行应该就是林房雄。田中把此次访问的意义与尾行访问朝鲜进行比较。

著名的东京作家尾行在路过京城时，经大

村牵线与朝鲜的几位文人有过短暂的相聚。在此次会面中，不到 30 分钟的时间内，尾行就说透过玄龙看到了朝鲜人的整体。角井曾评价玄龙为尖锐的艺术家并对其称赞不已。在尾行指着玄龙说此人代表朝鲜时，朝鲜的文人们哑然失色，而当事人玄龙却得意扬扬，颇为受用。田中只不过在京城逗留一两天，而通过喝酒根本无法正确观察到什么，不过他却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比尾行更尖锐、独特的见解。因此当他偶然见到被角井认为典型的朝鲜人玄龙时，心中还是有些高兴的。^①

如尾行曾发出豪言壮语，他可以在 30 分钟内了解朝鲜人，但田中能在比尾行更短时间内了解朝鲜人。日本人对朝鲜的看法和态度是非常肤浅和虚伪的。不过，玄龙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并想借此在朝鲜作威作福，付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这些不顾处于被差别对待的境地而妥协于殖民主义的文

① 金在湧等编译《殖民主义与非合作抵抗》，亦乐，2003，第 270 页。

合作与抵抗

人，为了获得日本对他们的肯定使出各种招数，在朝鲜作威作福。作家金史良想要对这些妥协于殖民主义的文人进行激烈的批判。

日本作家访问朝鲜并与朝鲜文人交流，均发生在武汉三镇沦陷后。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作家们还保持观望的态度。但武汉沦陷后，他们接受了现实并访问了中国东北和华北战线，以此来进一步了解事实。

（二）非合作抵抗之路与日文问题

通过仰仗日本人作威作福的朝鲜文人玄龙，作家金史良对妥协于殖民主义的朝鲜文人进行了批判，他的视角可以说非常敏锐。小说中，玄龙被自己寄予最后希望的日本人抛弃时，还是把原因归到了自己是朝鲜人的问题上。因此，他开始创氏改名，试图变成真正的日本人。通过这个片段，作者又对殖民主义政策之一的创氏改名制度进行了一番批判。而小说最后的片段——玄龙认为自己不是玄龙而是成玄上龙之介，敲开娼女村之门——可以看作作家对于与殖民主义合作的批判达到了最高潮。

在当时的时局下，作者能如此下笔是非常不易的。

在刻画玄龙的同时，作者也用大量笔墨勾勒了与殖民主义对立的文人身影。小说中伤害玄龙以伤害罪被拘留的评论家李明植，就是与玄龙处于对立立场的人物。他尖锐地批判了与殖民主义合作的文人们。玄龙和李明植代表着当时正走向两极化的文学界。

李明植的出现可以说反映了作者真实的意图。因为小说中关于使用日文的片段和金史良散文中的观点是一致的。^①

用朝鲜语创作，无论是从民族文化还是从自身喜好的角度都是非常必要的。如今朝鲜文三大报纸显然起着传播文化的作用，朝鲜文杂志和刊物也为开阔群众视野做着应有的贡献。朝鲜语显然与九州方言和东北方言存在很大差异。当然本人也不反对使用日文，至少本人不是语言沙文主义者。从事写作的人必须要为传播文化做出贡献。对于不喜欢或不会用日文的

① 金史良：《朝鲜文化通信》，《金史良全集》4，河出书房新社，1973，第21～30页。

人，应通情达理地由内地文化人支持创建一个翻译机关，来介绍那些文学作品。不会日文就不能写作，确实是一种语言霸权。^①

这既是小说中李明植的故事，也是金史良的言语。从以上段落中，我们可以读出金史良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

把朝鲜语当做日本方言，把朝鲜文学看作日本的地方文化是行不通的，把朝鲜文学当做像苏格兰文学在英国文学中一样的存在，是绝对不允许的。当时，亲日派的文人常把朝鲜文学当做日本文学的一部分，与英国文学中的苏格兰文学相提并论。金史良对这种情况也进行了批判，小说中的人物李明植甚至还批评了把朝鲜文学与爱尔兰文学相比较的事情。爱尔兰艺术家们所主张的艺术单纯性和朝鲜文人坚持朝鲜文创作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来说，李明植明确地批判了用日文创作。这也是作者金史良的立场。

但是金史良并不反对在创作中使用日文。他认

① 金史良：《朝鲜文化通信》，《金史良全集》4，河出书房新社，1973，第254页。